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七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品行部一

德行

雜

管子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

不肖仁祖交慶也管子孝弟者——也聰明當物——管子——生之

德也注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以德予人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者謂

大仁管子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

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也哉其朋乎 朏朏莊莊由由 管子桓公放春

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乎茲免

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注朏朏柔順貌莊莊

矜直貌由 上德若谷 老子————注上德之 美言尊由悅也 人若深谷不耻垢濁也

行————可以市 三寶 老子夫我有——持而寶之——可以加人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

天下被褐懷玉 老子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大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

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 行無轍迹言無瑕謫 老子善

善——自勝老子——者強注人能自勝已情欲神清

智公

文子神者智之淵也——則智不慙影魂婁子嬰聞之君

子獨立——於——和調不緣溪盎不苛婁子君子之大

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劓天地之大府尸子聖人之身

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德進乎日莊子

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與物為春莊子使之和豫通而

卻而——是接而生接而生時於心見上天鬻莊子

不謀惡用智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

者——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觚而不堅莊子與乎其虛而不華也與有足者至於丘莊子

以德為循者言其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莊子君子苟能無解其五

藏無擢其聰明而萬物炊累焉神動天隨見

役德莊子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也人貌而天莊子其為人

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虛緣葆真正容悟物見

使人意消見辟金莊子至飲人以和莊子其於人也樂

故或不言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中心欣然愛人韓非子仁者謂

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內

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

外相應言行相稱

韓非子所謂方者也

積善成德

荀子積土

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德操

荀子是故權利不能傾也

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

志廣體恭

荀子君子貧窮而

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

志廣體恭

荀子君子

一隆仁也富貴而一殺勢也安燕而血

難狎難脅

荀子

氣不惰東理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文也

難狎難脅

君子易知而一

至文荀子君子寬而不慢廉而不剝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

彊而不暴柔從而

不流恭敬

謹慎而容夫是之謂

大心小心

荀子君子則天而道

則畏美

君子安雅

荀子起人安越楚

言有壇宇行有防

表

荀子君子

道有一隆

國寶國器國用

荀子口能言之身能行之

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也

色澤洽

荀子德至者一行盡而聲

聞百善至百邪去

呂氏春秋夫執一術而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霜雪

既降知松柏之茂

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羹不糝宰子憊矣孔子絃

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檀於宋窮於陳蔡放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名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吾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也

至貴

呂氏春秋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

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卑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狠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榮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與陰陽化見上以天為法以德外其小無內此之謂一

為行以道為宗

見上高閑

呂氏春秋中欲不出謂之一外欲不入謂之一既高而又閑天

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

顏氏樂內

揚子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一子之一

也一紆朱懷金之樂也外

修身為弓矯思為矢立義為的

揚子一以一

莫而後發發必中矣
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

揚子或曰

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

閻深肅括揚子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曰其為中德

表揚子或問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彌中彪外揚子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操冠秋雲神棲九也曰以其一而一也注彌滿也

元抱朴子遺世之妙焉太極合德神道並

行文中子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其與

乎無負幽明文中子孝哉薛收太和為表至心

為內

文中子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節曰何以加乎

子曰

一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居於鄉里而爭者息

文中子陳守謂

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

一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

退而靜居三月盜出境子善德見

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

善德上

三有七無君子之職

文中子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一乎收曰何謂也

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

畜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

收曰子及是乎曰此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

唯其有之能文則得天地

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

是似之

登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

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

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飭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跋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經天緯地上見被文相德上見國棟厚其棟德非國何取

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
注言國至重非德不任
受命不遷為敬順所

安為孝

國語事君以敬事父以孝
注遷徙也敬順敬順父之所安
木

彊敦厚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勃為人
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擇地而蹈
史記伯夷

傳或一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齊魯諸儒質

行不及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
國雖一皆自以為一也
無他

腸

史記衛綰傳上以為廉忠實
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
方聞
漢書武帝紀詳

士咸薦諸朝注師古曰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
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之一曰方謂方正也
鞠躬

履方

漢書馮奉世傳贊宜鄉侯參
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
道不可訕身訕

何傷

漢書孫寶傳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侍寶自劾去忠

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

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

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

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

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

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

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

後漢書章帝紀安靜之吏

篤行淳備

後漢書鄧禹傳禹內文明

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執有子十三人

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野

無煙火而獨在冢側

後漢書祭彤傳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

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經為人師行為儀表

後漢書伏湛傳

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

清修雪

白

後漢書朱弘傳策曰太中大夫宋漢

仁不遺舊忠不

忘君

後漢書鮑永傳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

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
扶風椎牛上苟諫家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
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美之
主也

人者四

後漢書桓彬傳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

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
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
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

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宗絜操也廼共樹碑而頌焉

常聞烈士乃今見之

後漢書劉平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

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江巨孝

後漢書江革傳

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
經險阻常採拾呂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
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已是不忍
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
貧裸跣行傭呂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
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呂母老欲不搖動自
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一一一元和
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呂病
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
志士未嘗不及革縣呂見穀千斛賜巨孝常呂八月長
吏存問致羊酒呂終厥身如有不幸三不惑後漢書傳
祠呂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袁德秉性
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
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酒色財也郭有道無愧
色後漢書郭太傳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十餘
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

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
皆有慚德惟
二弟成名自取大譏

後漢

書許荆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呂

晏

普未顯欲令
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

之道於是共割財產呂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

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

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

盜竄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呂求得分財

一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呂推二弟
閉戶自撾

後漢書

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閉戶自撾

後漢書

彤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
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

曰繆彤

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
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不使王彥方知

後漢書王烈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
少師事陳寔曰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

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也烈聞
而使入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
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
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盧於里門晨昏不廢
後漢書劉趙淳

于江劉同起列傳序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
喪母呂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惜包分出之包日夜號
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
怒又逐之廬——積歲餘父母慙而還
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
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
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
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
產輒復
奴婢引老者田廬取荒頓器物取朽敗
見雷震

輒園冢泣

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

不還迺唾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
急客來吾唾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
里中灾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樞號哭叫天火遂越燒
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
自亡後每有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
退能守靜進能

不苟

蜀志龐統傳注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
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晔曰子昭拔自賈豎

年至耳順

貌潔然觀其雷齒牙樹頰肢吐唇吻自非文休敵也
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

秉心公亮

蜀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
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

宮省犯禁委官

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遷吳令
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

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
特為減死一等使復為官蓋優之也

孫權含素

晉書王祥
鄭冲傳贊

鄭冲——王祥遲暮
百行斯融雙飛天路
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

晉書

何曾傳司隸校尉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穎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子於穎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子於穎
清恐人知
晉書說威傳武帝語及生平昌侯見之矣
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
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手不

驅蚊

晉書吳佐傳少有孝行夏日常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改獨楓里為孝行

宋書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
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
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天
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
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
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感思慕終身如喪者以
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臨仁厚之風行於
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
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
榜表閭門蠲其稅調一所居

曰義不獨飽

宋書郭世道傳子原平稟至行養親必已
力性閑本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

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
有肴味唯滄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

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
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

采筍置籬外

宋書郭世道
傳宅上種少

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
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
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
隣曲慙愧無復取者 尊老在東何心獨饗白粲

宋書何子平傳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
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
幾何足為煩子平曰
每有贈鮮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

雖處閭室如接大賓

宋書何子平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

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
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

一生不侮閭室

宋書阮長之傳在中書省

直夜往鄰省誤着履出閭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閭
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
不

衣綿帛

宋書朱百年傳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
得輒酣對飲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

並無絮自此
醉眠凱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

凱曰綿定奇温因流涕

悲慟凱亦為之傷感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

斯在
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

昭戶輒歎曰
豈得非名賢
還淳反樸激薄停澆

明山賓傳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

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

容不相語買主遂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言足使
此牛經患漏

蹄無容不相語
見得一妄語謝一縑

語人云卿能
我

則卿以
常噉麥

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陳書徐孝克傳所生母

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

辨母亡之後孝克遂——有遺糧米
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
有王祥之性

陳書

蔡徵傳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
以道徵供侍益謹初
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為——
更名徵字希

祥 孝門有孝子

陳書謝貞傳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
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

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勸之曰弟

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又感慟氣絕

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然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

——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

此恐不能

投書相告置靴中不視

南史謝靈運章王嶷傳
嶷性汎愛不樂聞人

過失左右——晝夜伏戶外

南史虞悰傳悰少
以孝聞父病不欲

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終

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

身不嘗檳榔

南史任昉傳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

所嗜好深以為恨

宗曾子

南史解叔謙傳宗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

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

掬吐

噉之

魏書宗室子華傳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甚憂懼子華遂

其母乃安古之遺孝

魏書王慧龍傳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

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

以產

則貧論道則富

魏書高允傳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宗華交不遺舊

謂伊人實邦之秀

按士衡杜銓字 縮屋稱貞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

不娶

北齊書廢帝紀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陽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

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嬰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

已太子曰顏子

柳下

人寶

周書蘇綽傳若

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

誠孝為首

隋書高祖紀詔曰君子立

身雖云百行唯

志除三惑心慎四知

隋書韋世康傳與弟子書曰吾

生因緒餘風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

泣方岳

莫潤如斯之孝敬村和順里

事頗為時悉

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

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線徒跣踉蹌幾絕

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
圖形定省
隋書徐孝肅傳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

置之而一像構廟
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
隋書趙軌傳東隣有桑葦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
牽牛

置涼處飼之
隋書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
崔九作孝

風吹即倒
北史崔子約傳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

又百日不入房
天子就諸侯度卿大夫譽士究庶人

畜
舊唐書禮儀志按孝經援神契云一孝曰一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

親獲安故曰就也——孝曰——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
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

孝曰——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
遠遐通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孝曰——究者以明審

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
獲安故曰究也——孝曰——畜者舍畜為義庶人舍情

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何忍以汝為賤隸舊唐書李
大亮傳以

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
吾亦——乎——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

賜婢二人故人雖微賤必與抗禮舊唐書岑文本傳文本
自以出自諸生每懷搗

損平生——之——居處卑陋室無茵褥
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

弘厚忠謹吾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舊唐書顏師古
傳時劉黑闥初

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
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

勉之按遊秦師古叔父以一介易十囚之命

舊唐書崔仁師傳時

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
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桎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
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
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
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為
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
則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為申理若
一暗短但一得一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
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性合元和身齊律度
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

道匡雅俗器重宗彛

舊唐書崔師紹傳代宗詔曰楊綰

——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弟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

脫械縱賊

舊唐書呂元膺傳出為斬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

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其——之與為期守吏曰——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

書百餘忍字

舊唐書張公藝傳鄆州壽張人張公藝九

代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慰撫旌表焉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觀中特勅更加旌表麟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親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高宗為之流涕賜**貫徹幽微**慈唐書劉德威傳子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德威從裴仁基

討擊道路不通審禮年未弱冠自鄉里負戴元氏渡江避亂及天下定始西入長安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

湯藥元氏顧謂孫曰我兒孝順人瑞舊唐書孝友傳贊

類惟孝與悌吾一顧念宿疾頓輕海東曾閔舊唐書東夷百濟國傳義慈事

亦為人瑞賜清白箴唐書許圍師傳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

圍師不忍按但其言長者稱婁郝唐書婁師

人為愧後修飾更為廉士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鷲

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僕不去曹囚無死法唐書李日知傳李日知鄭州

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

知曰以狀獻而武后用日知議皆為蠱不誅唐書李勉傳

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門樹六闕唐書楊炎傳父

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倭子勸

吾食吾輒飽唐書李遷傳遷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荆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

憐其孝每字之曰進樂吾意其瘳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唐書韓愈

傳愈貶山陽令有愛在民鏡名泰華唐書安金藏傳金藏母喪營石墳畫

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玄宗屬其事於史官詔其一於一一二山碑以為

榮關中曾子唐書賈循傳父會有高節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蔣松栢時號一一一盜

樹自匿唐書楊城傳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其一者城過之慮其耻退一一一寒而

飲何責焉

唐書馮城傳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

以歸及覺痛咎謝城

六院一庖

唐書劉君良傳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

居凡一一共一一子弟

二孝贊

唐書侯程傳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

皆有禮節歎挹而去

親喪穿壤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

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

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烏獸為悲號李華作一一表

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

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

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颺動

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直斬三年爾獨

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隣

孝友童

子

唐書陳饒奴傳饒奴年十二親併亡寡弱居喪又歲

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

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
儲署其門曰——
平生不欺
五代史段希堯使於吳越時江

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
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
汝等恃吾可

無恐也已
而風亦止
閨門食不異品
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

賜多給孤遺——
——
身沒家無餘貨
西舍封識宛然
宋史劉沔兒傳太宗在晉

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
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遺吏即

遺錢者視——
——
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
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

封其苦節愈見
買田宅營林榭
宋史張觀傳觀性至孝初為秘書郎其父方為

命吏輦歸邸
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
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喜其山川風

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
志蚤起奉藥饒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
居業觀

父計直掛錢於樹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

去不持一硯
宋史查道傳極字希仁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

貴極命製者才足貢
數歲滿
得竒繒文錦恣兄弟擇取
宋史

性孝友嘗為蜀郡
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

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
聘窮廢不使一人失所
盛夏不袒跣
宋史馬從先傳

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宋史司馬光傳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

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
其兄旦旦年將八十
不知為

帥客

宋史范鎮傳鎮字景仁辰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

步行趨府門踰年人

一其一一也

露坐達明

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

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一一門啓而後入

朱墨銘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一一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舉家不食筍

宋史張載傳弟戡出知公安縣徒監司竹監一一

灼背燒頂刺

血書經

宋史朱壽昌傳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壽昌母劉氏其妾也其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

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一一佛

一力所可致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

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

投金庭下

宋史穆修傳字伯長鄆州人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廟成

知白使人召修作記記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藪名於記修

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懷金不敢出

宋史陳師道傳初遊京師踰年

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

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

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

君乎知其貧

歸直取牛

遼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

所欲乃剗股作羹

金史龐迪傳迪性純孝父病醫藥弗效迪仰天泣禱

獲安昆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一無所取官爵之廩率先諸侄

陰先諸侄

見此金豪氏

物

金史宋可傳其姑適大族彙氏貞祐之兵天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

彙氏疎族立為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

曰姑往時還可以金可以彙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

名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

受孔子戒
元史廉希憲傳時方尊禮國師

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

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熟墮地亦不睨視
元史許衡傳庭有

此身不懷幣口不論錢
元史劉欽中傳欽中平

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

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

以

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敦敦慳慳
嚴德道德

論盛德之人

足無形無容若似不大雅之稱劉劭人物志具體而微謂之

九行

王嘉拾遺記軒轅使——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考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為

九德

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劉義慶世說華歆遇子弟甚

未嘗臧否人物

劉義慶世說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不

言而四時之氣備

劉義慶世說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

作人無長物

劉義慶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

其坐六尺單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

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

對曰丈人不悉恭

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對曰丈人不悉恭

庾太尉少為

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德星聚

劉峻世說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

從諸子性造荀父子於時

理感英獸 鄒道元水

北山亦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

虎見其情遂偁耳而去自非誠

三品不逾一尉

劉肅大唐新語

楊嶠為祭酒謂人曰吾雖

鄉葬

李肇國史補大歷初

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大為

一墓以葬棄尸謂之

翁然有仁義之聲損則盧藏

用外甥不仕鄉里

恂恂如小子弟

趙璘因話錄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

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

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

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

自昇肩輦

兩肩皆瘡

趙珣因話錄榮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

扶持老親歸洛與其弟

公庭可從權簿書當仍舊

晨昏奔迫

趙璘因話錄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璘公判准狀仍戒之曰

有脚陽春

一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王仁裕開天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一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魏公

之客不敢出他門

王儼東館事略王儼叟傳韓琦留守北京辟儼叟為屬韓絳代琦復欲留

巖叟巖叟曰巖叟

也士君子稱之

王侂東都事略

鄭俠傳俠性清

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帖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

以禮法閨門帖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

歸錦

囊珠

李元綱厚德錄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林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

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

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

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

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

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勝

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具在然不可但取

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

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

以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

置器投豆

徐度

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

編趙康靖公際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度量

德善德信

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和光

同塵

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徃其銳解
其紛一其一一其一是謂元同
元同
孩之
老子

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

孔德之容

老子
唯道是從

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一

注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

衆人歸之如魚有依

晏子
臣聞

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君子如美淵澤容之——兼術荀子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

而能容淺粹而能容

殺白驪取肝

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

雜夫是之謂——

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

董安于御於側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即刑焉簡

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

乎於是召庖人——遍飲呂氏春秋昔者秦繆公乘

——以與陽城胥渠處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

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

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而去

取酒張坐歌呼應和史記曹相國世家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

之何乃請參遊園中間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

名按之乃反——飲亦——與相——可溺矣

公等足與治乎

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

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

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

卒善遇之按安國韓長孺名務掩過揚

善

漢書丙吉傳於官屬掾史

數通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按地第同

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

後漢書卓茂傳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

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

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他日馬主

下駕步歸

後漢書劉寬傳寬嘗

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
項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視奴疑必自殺後漢書劉寬傳嘗坐客遣

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
人一一一一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

故吾懼其死也
羹爛汝手後漢書劉寬傳夫人欲試寬令志伺當期會裝履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

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一一一一其性度如此
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後漢書班

超傳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軍司
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
李邑始到于真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
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
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
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

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

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

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

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內省不疚何

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千頃波 後漢書黃憲傳郭

遇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

曰奉高之器辟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

澄之不清清之 終不言盜 後漢書姜肱傳肱嘗與季江謁

不濁不可量也 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

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

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訖以他辭

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

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荷甑墮地不顧

而去 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

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

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牽牛著涼處

魏志管寧

傳注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一自既無戚容又為飲食過於牛主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既無戚容又

無喜色

蜀志蔣琬傳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遠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

侯時新喪元帥速近危悚琬出類拔草處羣僚之右心

無適莫

蜀志蔣琬傳督農楊欽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惟治敏琬曰吾實不如

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聽不推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象人猶懼其以稻與人吳志鍾離飲必死琬得免重罪

以稻與人

吳志鍾離飲傳牧少爰居

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一一縣一縣長聞之召民

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
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
餘肉

可共啖

晉書郭舒傳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鄉
餓所以食牛耳

量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

晉書阮瞻傳善彈琴人聞
其能多往求聽

和而不知向人所在

神氣冲

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

晉書

傳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
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世

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
山陽

方清歌鼓琴不以屑

意

晉書謝鯤傳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
拘尋生家僮取官橐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

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
莫不服其達暢而恬於榮辱
逸羣

之量

晉書索靖傳靖少有

何須壁後置人

晉書謝安傳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

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

一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

圍棋賭別墅

晉書謝安傳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收退

耳遂笑語移日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

一安常棋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涉至

夜乃還青氍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晉書王獻之傳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

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一羣偷驚走一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書音

符堅載記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按猛王猛覓新者備

君宋書劉凝之傳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

還之不肯復取取絹繫牛角齊書豫章王彧傳世祖即位頻發

陵季子廟觀涕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一匹橫一放歸其家索舉徐去

齊書褚淵傳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來一藏客

引咎齊書江斡傳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職利世祖遣信

檢覈斡一此一而躬自一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斡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器

寓深卻

梁書蕭頴達傳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頴胄

先

遣迎華

梁書鄧元起傳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

既至京師華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
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
語
豈

以鳥傷人

梁書安成王秀傳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

吾
壯哉雀鼠

梁書張率傳在新安遺家僅數石還吳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

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
言曰雀鼠耗也率笑而竟不問

延燒七十餘艘命酒不輟

梁書

傳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
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

聞之都不挂意
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為橋渡盜
梁書范元

滿盜其筭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終日怡怡無愠喜

之色

魏書穆觀傳觀字闡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為左衛將軍館門下

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

卓

公寬中文饒洪量

魏書高允傳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

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喜愠之色

失不繫心得无形色

魏書高允傳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

為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周愆於式

雅王道雅

不自申曲直

魏書崔光傳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

以報之雖見誣謗

導罪又非唾面之責

隋書伊婁謙傳武帝將伐齊引

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偽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翹葉其折衝之將解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清輸於齊逆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一之一帝善其言而止謙

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

六畜相觸自關常理

隋書盧昌衡傳嘗銜至沒儀所

乘馬為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

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

受

賜清白詩以激之

舊唐書許國師傳嘗有官吏犯賊事露國師不令推究但

一犯者愧懼遂改

爾非故也何至於是

舊唐書裴行儉傳初

節為廉士其寬厚如此

平都支遮匄大獲瓊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

遍出歷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

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墜碎休烈驚惶

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

顏今日氣逆不宜哀泣

舊唐書唐臨傳儉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

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

臨察知之使召謂曰

向取白衫且

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
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不宜服藥

見

銀杯羽化

舊唐書柳公權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勲戚家碑板問

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
孟一筭緘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

權晒曰

耳 **行酒進醢勉飲盡之**

舊唐書任迪簡傳初為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

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醢進迪簡知誤以景畧
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偽容其過以酒薄白

景畧請換之於
是軍中皆感悅

安然無屑意

唐書于休烈傳宰相李揆矜已護前羞與同史任為

等列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權留史
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

唾面自乾

唐書婁師德傳

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
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

墨汗

爾唐書婁師德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閣簿師德 譖
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

者乃不願知唐書狄仁傑傳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

善政然有謂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
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

暴風舉榻鼎無懼色通史王禹偁傳乾統六年禹宰縣時

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
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中矢託疾

全史宗雄傳嘗從上獵誤一流而神色不變
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歸家使碩常

聞斯言庶乎寡過金史毛碩傳皇統四年真授拱州刺史元帥梁王宗弼承制起武義將軍

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碩解涉誇訕僚屬皆不能堪
碩延之上座謝曰

嘉百負不恨

金史王履筠傳履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

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

也先所爭者私情今所

陳者國事

王粲英雄記鈔袁紹以逢紀聰達有計策甚親厚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

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

一一一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角巾徑還私第

劉義慶世說有往來者云

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

一一一何所稍嚴 誤呼先名不罪

趙璘因話錄韓僕射臯為京兆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趨事

及韋公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伸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

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相公——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之——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傳膏藥藥不滿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物破亦自有時韓臯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

物破亦自有時

彭乘墨客揮犀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盃一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乃開醇名酒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繡衣置玉盃其上且將用之將酒過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臺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公之度量寬厚如此

大耐官職

沈括夢溪筆談真宗皇帝時向文蔚拜右僕射麻下日李

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

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

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陳惟宣步里客談富文忠

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知或問曰恐罵他人

曰斥公名云富某曰

色不少動

陶宗儀輟耕錄河南王為本省丞相時一日

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衣而
| 汗滿 | 王 | | | | 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且

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墜石上擊碎御賜玉頂
王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七

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十總布一豆食

晏子景公曰晏子之家若是其

貧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

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夫

長寵廣名

晏子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於上者

寵長於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

三弋

晏子晏子相景公食脫粟

之食炙也五卯苔菜耳矣公問之往燕馬賄晏子之家如此其貧乎

大布衣

脫粟飯

尹文子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

清剋潔慤

韓非子西門豹為鄴令也

倂五六

荀子橋

之殃也恭儉者一也雖有
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

嬰宏節儉

抱朴子追周
全之盡規准

二鮑之直視蹈一之
毅之守終按嬰晏嬰宏公孫宏

冰霜粹素

抱朴子體

一不染於勢取靖
利者清人也取靖抱朴子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

全拔

萃之業

抱朴子潔操履之拘苦

廉者常樂無求

文中子

常憂不足貪者

惡衣薄食少思寡欲

文中子令人以為詐

我則好詐馬

宮室不崇器無彫鏤

國語儉也

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

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
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
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
之上也使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見廉忠

史記魯世家季文子家無衣帛之妾廢無食粟之
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一矣

不治

垣屋

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位

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飯

史記平津侯傳論

之不過一

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
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

拔葵爨機

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

其園一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
婦一其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公廉

史記

傳都為人勇有氣力——不發私書
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按都郵都舍毋食客史記酷吏傳趙

禹為人廉侶為吏以來——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子

無立錐地史記滑稽傳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其——之——持

廉史記滑稽傳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方令妻子窮因負薪而食寡欲易足漢書景帝

紀其唯廉士所載不過囊衣漢書王吉傳自吉至崇世名清廉遷徙去處——

按吉子駿注一囊之衣清行漢書龔勝龔舍傳初琅邪郡漢以——徵用至京兆尹

臣心如水漢書鄭崇傳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

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案上不過三桮漢書朱博傳博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三

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晏自微賤

許丞廉吏

漢書黃霸傳長吏許

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雖老尚能不

起第

後漢書吳漢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乎遂盡

以分與昆弟外家注東觀韋袴後漢書祭遵傳遵為人

賜輓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身無奇衣後漢書

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衣無兼副後漢書祭彤傳彤

當世家無私財衣無兼副在遼東幾三十年

萬馬三匹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清

修雪白

後漢書宋宏傳大中大夫宋漢二龔不如漢

書宣秉傳秉字巨公遷司隸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
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雲陽

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注二龔謂龔勝字
君實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 妻曳柴

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呂事到東海過候

其家而良——布裙——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
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

歎息 甘疏薄 後漢書宣秉王良傳論宣秉王良處位優
而還 重而秉————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

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 子孫蒙寢丘之封 後漢書郭丹
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 傳宗正劉匡

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竟——
——注呂覽曰孫叔敖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受利地

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
者惟此也王以美地封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 奉

身清方

後漢書宣秉王丹王良鄭均傳賢宣鄭二王

身處脂膏不能自

潤

後漢書孔奮傳守姑臧長姑臧稱為富邑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

所增事毋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

或以為

徒益苦辛耳

乘折轅車

後漢書張堪傳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

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

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

生魚懸庭後漢

書羊續傳為南陽太守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當獻其

杜其

單席緼袍

後漢書羊續傳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

督之名為左騎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延
坐使人於——舉——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

辭隆從窾

後漢書桓彬傳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
拜尚書郎蔡邕等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

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
祿絕高也————黎操也注窾下也音烏瓜反

衣步擔

後漢書趙孝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
為郎每告歸常————嘗從長安還欲止郵

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呂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
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

何時至乎孝曰尋
到矣於是遂去

計日受奉

後漢書趙咨傳拜東海相
在官清簡————豪黨

畏其儉節又楊秉傳自為刺史二
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

躬自斬芻

後漢書第
五倫傳拜

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養馬妻執炊
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

客止靈

臺十日不炊

後漢書第五倫傳少子頡注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

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

一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得珠璣

不拜賜

後漢書鍾離意傳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生臧千金徵還伏法呂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

賜羣臣意一一一悉以委地而一一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

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庇蔭草廬後漢書胡廣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大鴻臚拜太尉呂老乞骸骨家舊貧獲一一一

麤袍糲食

後漢書袁安傳彭字伯楚順帝初為

光祿勳行至清為吏一一一屏居人外荆棘生門後漢書陳

一終於議郎按彭安孫也

寵傳南陽尹勃為司空勃字叔梁篤性
好學豈以口腹累安

邑

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太原閔仲叔者客居
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

肯與安邑令聞較吏常給馬仲叔怪而問之
知乃歎曰閔仲叔畏四知後漢

書楊震傳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
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
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贊楊

氏載德仍世柱國震

清白吏

後漢書楊震傳轉丞郎太
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

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
曰使後世稱為子孫此遺之不亦厚乎悉以

金馬還羌

後漢書張奐傳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
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又遺金釵八枚奐

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召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
召入殿使金如粟不召入懷——性貪而

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蜀珍不入於門後漢書李

膺傳注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敝衣繩履食無兼
之——玩——益州紀其政化

肉——後漢書劉虞傳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

去珠復還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

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
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

百姓皆反其業商魏志曹爽傳注桓範拜大司農

貨流通稱為神明魏志曹爽傳注桓範拜大司農

司農又以魏志夏侯氏傳注許遜字

清尚

思祖以——稱位至侍中

士不妄有名

魏志王修傳袁氏政寬在職執者多蓄聚太祖破南皮
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

一穀不滿十斛

見

羸衣柴車

魏志毛玠傳注玠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四海翕然

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一常乘一軍
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餐之

繫濯纓操

見

無方面珍物

魏志梁習傳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

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
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

賜甚厚

借舍從兒 魏志賈逵傳注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

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 欲作沐德信 魏志常林傳注沐

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
也丞相名署軍謀豫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

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岷山東斫材梓柯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否也呼

者曰汝
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

其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
見留

犢

魏志常林傳注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犉牛而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一其謂

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

義

手上車

魏志趙儼傳注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遽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

常所服藥雍州間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織

裴訖

魏志裴潛傳注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慮清省恪然每

之官不將妻子妻子牀挂柱
魏志裴潛傳注潛為兗州貧乏以自供時嘗作一及其去也留

以 | 甕缶無儲

魏志高柔傳注高慎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 | | 其妻

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可乎按 **舉袖受金** 魏志曰豫傳注鮮卑素利等密懷慎柔高祖

之因跪曰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去後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 **賜絹一匹** 今卿 | | 以 | | 朕甚嘉焉賜絹五百匹

魏志胡質傳子威官至徐州刺史注威少有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驅驢單行拜見父停殿中十餘日告歸質 | 其 | | 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

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威密誘問乃

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也

遠清恐人知上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蜀志諸葛亮傳亮自表後主曰成都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

一號為婁陋

吳志劉繇傳注劉龍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

位輒歸本土疏帳縹被吳志將欽傳權嘗入其堂內母按寵繇伯父

貴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如布衣寒士晉書高密改易帷帳妻妾衣被悉皆錦繡

傳秦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看膳一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

也 不知其王公

見上

葦艾車

晉書譙剛王遜傳遜子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

刺史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酒肉返餘晉書

劉寔傳寔每還州里鄉人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其——

薪水之事皆自營

給晉書劉寔傳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及位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

麗遺絲藏閣

晉書山濤傳陳郡袁毅為南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亦——濤——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

而——於——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潔慎不

染

晉書鄭默傳高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在朝多見引逮唯默以————其流

手不執珠玉

晉書崔洪傳洪口不言貨財————

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

晉書劉超傳超

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一

竊賞賜無德而祿殊吝一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

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市絹還官

晉書庾冰傳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

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

版付船官

晉書桓嗣傳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

冰怒挂之一之四郡軍事滛事簡約修所住齋應

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一

素德清規

晉書三

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雖崇勲懋績有闕於

旂常一足傳於汗簡矣按承字安期

止有被

璞

晉書陸納傳出為吳興太守納至郡不受俸祿徵拜

左民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

來無所復須也臨

壞烏布帳

晉書謝尚傳出為歷陽太守督江夏義陽隨三郡

軍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

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馬犢付官書

王遜傳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一去如初至晉書杜軫

傳除建寧令導以德政秩滿將歸羣蠻一飲吳水晉書鄧攸傳吳

郡闕守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披絮晉書吳隱之傳遷

俸祿無所受唯一而已左衛將軍雖居清

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挹貪泉晉書吳隱之傳

澣衣乃一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

珍異所出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

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貪泉飲者懷

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

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踰

厲贊唯嘗吳水但一菲已晉書吳隱之傳為廣州刺

人風既偃俗化斯遷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

已帳下人進魚每別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

馬元興初詔曰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一絮素

儉愈魚殮

朕有嘉馬

儉愈魚殮

見上

竹蓬屏風

晉書吳隱之傳拜度支尚書太常以

為一坐

沉香一片

晉書吳隱之傳隱之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

投於湖

廉慎門法

晉書吳隱之傳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

以一一贏糧述職酌水厲精

晉書良吏傳論鄧攸一一以一一吳隱一一以一一

晉代良能
此馬為最私童樵採

晉書褚裒傳除江州刺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一一一一衣

爛戶內

晉書郭文傳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

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遣使者置衣室中而茅屋蔬

去文亦無言韋一乃至一一于一一竟不服用

殮

宋書臧熹傳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不改其舊所得俸祿與親戚共之衣櫛

蕭然宋書宗慤傳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

帝甚嘉之以錢乞守園人宋書柳元景傳時在朝勲要

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

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菜取錢奪百

姓之利邪按乞音氣宋世清約稱二人宋書孔覲傳性真

實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

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言此

冰心霜情宋書陸徽傳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

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

瑞珥之珍矚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污吏洗鏡

貪氓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嶺表之清

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

家無寶鏤

室靡瑤珥

見上

洗鏡貪氓

見上

冰宇潔望

見上

公奉私饋

宋書

傳晉壽

太守郭啓元

一

一

所居茅齋

斧木而已

齊書

劉善明傳

質素不好聲色

一

一

臣買宅百三十萬餘

物稱之

齊書王琨傳出為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南土沃

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十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

吹又啓輸運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此履著琨曰

已二十年

齊書虞玩之傳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莢斷

以芒接之間曰卿一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

十年南史獻乾薑二十斤

齊書孔琇之傳為臨海太守
在任清約罷郡還

世祖嫌少及
知琇之清乃歎息

如素士之貧賤者

梁書馮道根傳雖
貴顯而性儉約所

居宅不營牆屋無器
服侍衛入室則肅

以荻為鄣梁書
周捨

傳性儉素衣服器用
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

府雖廣廈華堂閨閣
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

不營插燭板牀
梁書傅昭傳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
此職旨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

預器服率陋身安麤
糲常於

冠履十年一易

梁書到溉傳溉所
益以清白自修性

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
單牀旁無姬侍自外車駟不享

鮮華請書數篋

梁書庾黔婁傳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
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

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賈毒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為賈毒亦不

遠之
郡多麻苧無以為繩梁書伏暉傳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水陽

家人乃至
麻繩為帶陳書沈衆傳世服布袍亡孺以

奉鎮庫南史劉秀之傳遷益州刺史折百城賦二百十萬付梁州

贈一無所受南史朱修之傳立身清約

與佐史賭之見數多劉寵南史謝朓傳子諶為東陽內史及還

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王晉平恐富求歸南史王秀之傳為晉

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

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
請代時人以為一一一一少來不願當之南史

王悅之傳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
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一一

一一單船臨郡南史孔奐傳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
子並不之官惟以一一一一所得秩俸

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衣氊一具南史孔奐傳曲阿富人殷綺
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一一

一一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辨此但百
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少卿厚意幸勿為煩何至還

東作賈客南史孔覲傳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
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

綿絹絨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曰我比之得此甚要因
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亦預士流一一一一

一一邪命載米上水南史孔覲傳弟道存代覲為江夏
燒盡乃去內史時東土旱都邑米貴道存慮

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卽至彼未幾孰能得此米邪可載還彼吏曰自古無一者都下米賁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寧可賣餉南史

諸彥回傳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鯁魚或有問闕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鯁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

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

之雖復儉乏取錢**黃紙帽箱**南史褚彥豬傳

也恣與親游吹之少日便盡**市藥以冠劍為質**南史

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風吹紙剝殆盡**種蔬自給**南史褚圻傳除山陰令在任歲餘守祿奉

結傳罷江夏郡還病無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白苧紫茄以為常餌**南史蔡

因留縣境菜以

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
上庫藏奉南史張瓌傳

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出為吳興太守瓌以既有
國秩不取郡奉高帝較別其以表其清借官

地起茅屋南史裴子野傳子野在禁省十餘年無宅楊

公所以遺子孫南史沈憲傳同郡丘仲起為晉平郡清

亂此也無兼衣餘食南史江湛傳轉吏部尚書家

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南史澣衣稱疾見書案留庫南

江秉之傳出補新安太守在郡還裝輕素南史王珍國

史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者廉吏論

別見珍國南史曰此真良二千石也

南史劉懷慰傳為齊郡太守不受禮謁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

達其意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南史蕭藻傳為益州刺史初鄧元起

在蜀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扇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

租秩悉寄天府南史梁南康王靖傳績寡玩好少嗜欲躬事儉約所有

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見為百城表南史樂法無名錢數千萬南康國無名錢上

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

迎南史任昉傳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

不在越裝南史王僧孺傳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

郡就市回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

並無梓材巾箱南史范岫傳每所居官恒以廉潔稱為所取長城令時有至數十年經責

遂不南史范岫傳在晉陵唯作改易牙管一雙南史范岫傳猶以為費不容獨當故

人筐篚南史江革傳除會稽郡丞門生故吏家多在東閩革應至並責持緣道迎候革口我通不受餉

西陵石南史江革傳除會稽郡丞人安吏畏乃除都官尚書特還贈遺一無所受

惟乘臺所給一舸舸體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進輕糟革既無物乃於岸取十餘片以實

之其清寺卿憚其清嚴南史顧協傳少清介有志操初貧如此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法

度欲解襦與之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不敢

解襦見疏菲

南史姚察傳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

察屬色驅出隋文帝知察

還金之美

南史甄法崇傳法崇孫彬有行

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

業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廉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東

中得五兩金以手中裏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以金半

仰酬彬堅然不受梁武帝布衣間之及踐阼以西昌侯

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特行同列五人

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越王石見

南史虞愿傳為晉安太守

故不復以此言相屬

海邊有——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

掃地拂牀

守乃得——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

虞愿傳除後軍將軍褚彦回常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

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彦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

——而去——二十籠簿書

南史范述曾傳吳興丘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

——並是倉庫券帖
當時以此述曾

借車廢居

南史孫謙傳每去官輒無私宅——空——馬

廉

貞之德有過楚相

魏書任城王澄傳西域厥噓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

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
——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出無車乘

魏書崔元

伯傳深為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
家徒四壁——朝脯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

太祖嘗使人密察聞一熊皮郭泥數十年

魏書長孫道生傳道生廉

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
——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穿角履

魏書王遵業傳

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
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好事

者多毀新
履以學之**吾為德請財何為**

魏書胡叟傳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

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為豪傑所

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文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眾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

遂得免馬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前何人能棄明珠

一無**惟守墓田**魏書崔挺傳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所受**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

宅舊資一而己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殺羅踊貴鄉人或有所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敢之

開福之源魏書李彪傳夫尚儉者**口手俱足餘無所**

須北齊書庠狄士文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街絹一匹兩手各持一

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我門前幸無此物**北齊書楊

惜傳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惟有書數十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惜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乘舊馬以歸周書胡數人謂左右曰

傳孝寬為延州總管復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寬寬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

唯取素琴

周書裴寬傳寬弟尼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恣請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

尼一梁元帝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

隋書房彥謙傳前後居官

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

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

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水火不與百

姓交

隋書趙軌傳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

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論柳儉去官妻子不瞻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酌水餞離

見上

不受公料

隋書庫狄士文傳拜貝州刺史性清苦

子常嗽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

改名以彰雅操

北史長孫儉傳儉本

名慶明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

福輿

北史崔同傳同性廉謹恭

儉自脩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誠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與傲侈禍之機乘

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

清徹底

北史宋世良傳拜清河太守在郡聲問甚高醴泉出於界內及

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全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亦

人何草屋數間

北史高允傳拜中書令帝幸允第惟以布被緹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

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

宅不過三十步

北史裴佗傳佗清白任真不事家產

漁獵

夫

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

罷之又有一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

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肥鮮不食丁庸不取

見獨立使

君

北史裴俠傳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

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馬號為

門無挾貨

之賓

北史程駿傳文明太后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

旌其儉德駿

妻事春簸

北史崔亮傳亮雖歷顯任其一

清貧詔帶

假賃居止

北史鹿愈傳愈雖任居通顯自無

不變孝莊嘉其清

清郎

北史袁聿修傳為尚書郎十年

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一

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瓜

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

清卿見小犢

車

北史楊機傳除度支尚書奉公正已為時所

木枕亦

不須作

北史郎基傳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

一况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風素

北史賀蘭祥傳除都督荊州刺史性甚清素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欽其一

一乃以竹屏風編裕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並以賜祥

封金送

上北史王思政傳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

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名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

嘉之賜錢二十萬乘錦數疋北史柳慶傳與楊寬有隙慶除宜州刺史寬為小冢宰乃因慶故吏

求其罪失按驗六十餘日吏終無所言唯得

得書兩車

北史唐瑾傳于

註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詰將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載之以歸

畫楊震像

北史申徽傳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於寢室以自戒還甚

北史趙軌傳為齊州別駕其東隣有桑蔭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

杼物不願侵人非機杼物不願侵人見酒既自有不能汝等宜以為戒

相費北史孟信傳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山中老人曾以狝酒饋之信和顏接引

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俎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中酌酢

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狝膊耳——

——老人大悅再拜食菜久見食麥衣皮北史劉瑤傳擊進之酒盡方別上左遷同和郡

守善於撫御泣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
守多經營以致貨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

始終不改清德頌

北史樊遜傳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鑿
泣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

十首鑿大加賞
重擢為主簿

穎瓜猶在

北史蘇瓊傳除南清河太守
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

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
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間受趙穎

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
知一一相顧而去

斷帶續燈

舊唐書皇甫無逸傳
累轉益州大都督府

長史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
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論絕賓客以閉

府門一衣一以一一
炷廉介之志彰矣

堂材為霖雨所腐

舊唐書李義琰
傳義琰宅無正

寢弟義琰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一一送馬及義琰來
觀義琰謂曰以吾為相國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連吾

禍此豈愛我哉義璉曰凡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逼下也義璉曰事難全送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復疾也竟不營構其木

淮南一物

舊唐書朱敬則傳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到還鄉里

子姪步好消息

舊唐書崔元暉傳母盧氏嘗識之曰吾從而歸見姨兄屯田郎中卒元馭云兒子從宦

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

金埋

幕下

舊唐書杜暹傳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著人賈

情暹不得已受之

蓄人度磧追祐甫家法

舊唐書崔祐甫傳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嘗與祐

甫同列推重其為人乃遺王氏繒帛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

一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舊唐書韓滉傳性持節儉志在奉公

搜

南貨

舊唐書李勉傳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

都不檢閱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一家人所貯一犀象諸物投之江中

新

茶一串

舊唐書陸贄傳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鑑請結忘年之契及解道贄

錢百萬曰頓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一而巳日敢不承君厚意

無他第墅

舊唐

書李吉甫傳吉甫為相不殖財產京師一宅之外

羨財治解

舊唐書令

狐楚傳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毫觀察等使汴帥前例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

獨不取以其一

官側朱書

舊唐書牛僧孺傳韓弘入朝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

幸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

一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受酒一

杯舊唐書李素立傳為瀚海都護有闕泥孰別部為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

立唯其一馬作齊舊唐書馮元常傳從父弟元淑一餘悉還之歷後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

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來一于後則不與寫云令其一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併給

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家無留儲唐書嗣吳王祗傳淑曰此吾本性不為苦也子獻歷官清白居

室不能庇風雨收恤獨寫荔支圖唐書劉崇龜傳任累姪慈愛過人

華要相舊或干以財

率不答但一性不喜財唐書李襲譽傳名為太府卿居

一嘗謂子孫曰吾一寫書留署唐書李太亮傳在越州

一督一奉稍已重尚何殖產唐書岑文本傳或勸其營產文

一閩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清

宰相一其身易使吏盡清難唐書姚琦傳遷益州長史始蜀吏

一聖詔尉一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一取牋一番唐書

一者一周傳蔣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景倩真清唐

一金帛不納惟一為書以貽其副云陸景倩傳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復州縣殿最欲

一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訂清惟一曰一

百綾完封

唐書韓思復傳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

發

不豆兩器菜數

唐書盧懷慎傳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有布囊懷慎既屬疾宋璟

盧從愿候之見敬黃單藉門不苑海會風雨至 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

弱唐書李元絃傳元絃再世宰相有清節 受紙百番唐書

杜暹傳補婺州參軍扶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 還為受百番眾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堂無挾

庶唐書韓浣傳浣雖宰相子性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 兩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

弟洄稍增補之浣見即撤去曰先君容馬吾等奉 之常恐失墜若推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五

馬終樞下唐書韓浣傳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 清

最

唐書尹思貞傳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

黎吏

唐書王丘傳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

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蔽廨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為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強

待上

宥惟豚魚

唐書鄧景山傳景山清約子弟僕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

儒先

生家

唐書趙憬傳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僕猶

有車一乘圖書半

之

唐書陸長源傳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

及先人云幼儉瞿瞿

唐書吳湊傳京兆尹韓皋罷召湊代皋湊為人強刀

擾人清可用

唐書馮伉傳醴泉令欽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

授毀懷不受

唐書韋貞卿傳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

卿懷中夏卿——
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衡橘熟既食納直

於官

唐書柳玭傳為嶺南節度副使

噉豆糜

唐書韋貫之傳補伊

闕滑南狩河中鄭元澤潞都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自給

樂和李公

唐書李景讓傳

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云終始完潔唐

劉瞻傳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筭

餘一鎌

唐書元德秀傳為曹山令歲滿——架柴車去

木枕質錢

唐書陽城傳拜右諫

議大夫常以——布衾服用無羸副唐書陽城傳——人重其賢爭售之

佳可愛帆鬱林石

唐書陸龜蒙傳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常事吳為鬱林太守罷

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
人稱其廉號——世保其居云
羸馬繩羈唐書賈敦頤傳數歷

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
敵甚——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茅菴卧病五代史雜

傳馮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
居軍中為一——不設床席——束——而已所得俸祿

與僕廝同器飲
食意恬如也
敗氈敝席四壁蕭然五代史雜傳李愚為相不治第宅借

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食不異
——————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

品宋史范質傳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家無餘貲

衣弋褌袍宋史曹彬傳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

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為曹監軍有指彬以示
之使人以為紿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坐

素胡床者乎
審視之方信
緱氏一鎌

宋史王旭傳嚴於治內恕以接物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

貪猥民有永寧三鑿
亦作鑿釋名云鑿廉也薄其所刈似廉也

之謠按鑿

吾家素風史

王質傳初且為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

毋忘也
爾曹

二茶匕

宋史畢仲游傳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

為矯也且行買
韓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

引鍾離意事

宋史向敏中傳權判大理

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知餘子
敏中
委珠
獨不受

宋史陳堯佐傳堯佐性儉約器

服壞隨輒補之曰毋使不全見棄也號

掛錢於樹

宋史查道傳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

摘以獻道即計直而去

不持一硯

宋史包拯傳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

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極命製一琴一鶴宋史趙抃傳

為治神宗立名知諫院帝曰間卿匹馬入蜀以宋史清長官宋史

傳徒林慮令居官無絲髮擾欽賢堂宋史張田傳知廣

吏民愛信共目為蘇柳亭宋史張唐英傳調穀

昔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柳亭城令縣圃歲畦薑貸

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責取息銓曹指為富縣唐家無南

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蒲團紙帳宋史杜莘老傳始

物表宋史曾幾傳幾三仕嶺蒲團紙帳莘老自蜀造朝不

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無屋可

褒諭曰間卿出蜀即如僧然難及也無屋可

廬宋史王希呂傳居官廉潔至由紹興第售銀

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

鞍韉

宋史蔡沈傳奉祠歸去朝之日囊無餘貲

篋藏

唱詩

宋史劉宰傳調江陵尉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

自舉几

案

宋史掌禹錫傳禹錫矜慎畏法居家勤儉至

數軸簡紙皆他人書後

裁取

宋史王曾傳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

一簡一然一燈

宋史楊文仲傳遷國子博士自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

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持布三端宋史張儉傳儉衣

文仲曰為吾足矣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敝惡密命近侍以火夾穿孔

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諷喻之上憐其清貧令篋無舊蓄取內府物儉奉詔

梳無新衣

遼史耶律韓八傳重熙十二年再

為北院大王

衣食外何

用蓄積

金史伯德特高補傳特高補為人孝謹為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

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芥視珠犀

元史夔夔傳轉秘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

不少留目冰壺玉尺

元史黃潛傳潛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及升朝行挺立足不登鉅公

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

不增一唾不易一椽

元史王都

中傳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

削心約志

六韜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

不實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墜甕桷椽楹不斷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攜梁之飯藜藿之美

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

舟無坐處

劉義慶世說周鎮罷臨川郡還

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

以過此即啓清水見底明鏡照心

劉肅大唐新語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

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謂縣吏曰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曷言曰

於使者乃歸之間者莫不欽尚

國寶家風

劉肅大唐新語盧懷

慎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子兵歷任以清白聞為陝郡太守明皇次陝城頓題贊於其廳事曰為

隆一千里無代步之馬

劉肅大唐新語裴景昇為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刺

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為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

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磬
苦心清節從此可知

槩以中槩以節

宋祁筆記古語曰斛滿人槩之

人滿神槩之聖人其善槩歟大奢————
欲————寢慢槩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對使局鑰

李昌齡樂善錄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太宗皇帝尹開
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者——如故歸白

其事太宗歎曰吾之錢尚不肯受
况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

市白集

沈括夢溪筆談蔡君謨嘗

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
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

文章之外別有

清節

邵伯溫間見前錄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
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

咬

得菜根

邵伯溫間見前錄汪信民常言人常——
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連底

清

李元綱厚德錄連君錫為人清——
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

跨驢歸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祥符

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廉慎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裨裝——以——魏野以詩

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

浮梁甃

洪邁容齋隨筆彭器資有送許屯田詩曰——

巧燒——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眾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

甃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是也**無銖金寸錦之附**朱子名

錄曹彬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

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諧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馬

巢林一枝

朱子名臣言行錄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顏垣敗壁不以屑慮家人勸治居第沆曰念

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平生止於賜帶**朱子

名臣言行錄王且為太尉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
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係之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
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
我腰不稱此物亟還之 | | 所服 | | 禪室不

如朱子名臣言行錄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
女閨如也李旼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 | | | | 一

青幃二十餘年 朱子名臣言行錄寇準外奢內儉無聲
色之娛寢處 | | | | 時時有

破壞益 無地起樓臺相公 釋文瑩湘山野錄寇萊
命補葺 無地起樓臺相公 富貴四十年無田園却舍入

親則寄僧舍或僦居在大名日詩人魏野獻詩曰有官
居鼎鼐無地起樓臺遠使至大名問公曰莫是 | | |

| | | | | 否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品行部三

風節

管子
風節

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
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
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
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
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
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生者成名名不兩立
行不虛至于其勉之死生有
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
受君令而不改
管子名忽
曰犯吾君

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紉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
齊國之政也

直而不阿

子華子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
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

而舉國善之諶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
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
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
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

一者矣晏子之辭
受其可以訓矣

正義直指

荀子一舉人
之過惡非毀疵也

剛折

端志

荀子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橋然
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

也正以是非對

荀子君子立志如窮雖天
子三公問

不忘細席之

言

荀子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
不苟臨患難而

內肝

呂氏春秋衛懿
公有臣曰弘演

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
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
翟人至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
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
殺先出其腹實一懿公之一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
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
亡戟得矛

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

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
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
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
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
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
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今此將衆
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
明君臣之義非從易

呂氏春秋
豫讓欲殺

趙襄子滅鬻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于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
中 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我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頰而土色者忍醜不質赤石不奪揚子赤石不可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
奪堅猶丹不
可奪赤也
不蓬轉隨眾不改雅入鄭抱朴子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

移一者人莫能憎而一以知其善一以膽勁心方一抱朴子一不畏疆禦義

正所在視死猶歸支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既克鼓以鼓國語中行伯

子究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察勿從鼓子之臣曰夙

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

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名之曰

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

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無畔質敢即私利以委

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

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

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

子田于河陰使勞身愁思以憂社稷者戰國策昔吳與

夙沙釐相之勞身愁思以憂社稷者楚戰於柏舉三

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楚冒勃蘇曰吾

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

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
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所入瘡而
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
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自問之子孰誰也楚冒勃蘇
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盪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
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
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今之起寡人間之萬乘之君得罪
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
之子滿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
聞於遂浦故其一其一其一其一其一其一其一其一
也采薇作歌史記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一而食之及餓且死其一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
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
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持壁睨柱史記藺相如傳趙
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氏壁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壁
趙王於是遣相如奉壁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
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
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壁有瑕請指
視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
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
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於柱矣相如——欲
以擊柱秦王恐其破壁乃辭謝固請名有司案圖指從
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
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
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
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
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
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壁於
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
相如至謂秦王曰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

璧歸間至趙矣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臣今頭與璧俱碎上見終不與秦

璧

見上

秦王擊缶

史記藺相如傳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渾池趙王畏秦

欲母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

相如顧名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

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張目叱之左右皆靡

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

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

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

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

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

死與日月爭光

史記屈原傳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

史記田單傳燕之初入齊

見忠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可也

蟬蛻濁穢

見泥而不滓見不

侵為然諾

史記陳餘傳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

知之此固趙國立名

田橫二客

史記田儋傳漢王立為皇帝——懼誅而與其

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

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

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鄴

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

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

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

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

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

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

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

而橫乃為庶人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一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奏事彭越頭下

史記察布傳臧荼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

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名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臧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一一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以一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

孔車長者

史記主父傳主父方貴幸時賓客拜為都尉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

獨汶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

也注徐廣曰孔車汶人也沛有汶縣

大將軍揖客

史記汲黯傳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

反不**蹈背出血氣絕復息**

漢書蘇武傳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

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
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虞常等七十餘
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使衛律治其事虞常引
張勝單于怒名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
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
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
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煨火覆武其上其
一以一一武一一半日一一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
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
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
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
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
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
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
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

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
畔主背親而屈身于外國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
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
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
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
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
愈益欲降之乃出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
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
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
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
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
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
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
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我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
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

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
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
日之歡效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
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
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
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
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
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
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
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
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于是李陵置酒賀
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
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于卿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
于名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
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

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
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雪與旃毛并咽見杖節牧羊節旄盡落見雖蒙斧鉞湯

鑊誠甘樂之見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見留匈奴十

九歲見罷山郎漢書楊敞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

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

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揮為中郎將

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

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

郡守九卿即官化之莫不自厲注朱雲折檻慶忌死爭

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漢書朱雲傳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

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

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

馬劔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

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

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不肯授璽漢書霍光

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傳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名尚符璽郎郎一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一不可得也光甚

誼之自劾吳章弟子漢書云敞傳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

當禁錮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

掾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白銷

漢書兩龔傳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

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

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

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

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

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

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

而曰嗟乎

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

表其無多酌我我迺酒狂

漢書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

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

許伯自酌曰蓋寬饒後至寬饒曰

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

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

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

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不肯
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

錄錄

漢書蕭望之傳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

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
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
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
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
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
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
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
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
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
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反抱關為望之曰
各從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漢書蕭育傳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

其志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漢書蕭育傳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
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
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以一蕢障江

遂趨出欲去官

以一蕢障江

河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

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

賢之愛疑于親戚武嘉區區

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

殆此古人所以節過蘇武後漢書耿恭傳車師畔與匈

難受爵位者也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

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

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遣使招恭恭乃誘其使上城

手擊殺之矣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帝

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

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擊車師攻

交河城敵人驚走車師復降蒙等便欲引兵還先是恭

遣軍吏范羌至敦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
諸將不敢往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
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敵來大驚羌乃
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
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敵兵追之且戰且行
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至玉
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
洗沐易衣冠至雒陽鮑昱奏恭————于是封為騎
都煮鎧弩食筋革見疾風知勁草後漢書王霸傳從度
尉上疾風知勁草河北賓客從霸者數

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
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
六人同志不仕

王莽時

後漢書卓茂傳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
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

——並名重當時休字子衆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
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元纁束帛請為國

師遂歐血托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勲子孫賜親
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
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
封安衆侯擢襲勝子賜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
勲事在左

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後漢書伏隆傳張步欲留隆共守二州隆不聽

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問使上書曰臣隆
奉使無狀受執凶逆

逆 | | | | | | | | | | 又吏人知步

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
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
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
得隆奏名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
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

幅巾詣河內

後漢書鮑永傳時赤眉害

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
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

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
罷兵但一一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一一帝見永
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
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

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後漢書鮑永傳建武十一年徵為
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

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懼乃辟
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曰一

一一宜一一以一一直心無諱

後漢書鄧暉傳太守歐陽
歛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

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歛
教曰西都督郵縣延天資忠正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
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
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暉于下坐愀然
前曰司正舉斂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
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官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

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歆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遠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歆意少解曰賓歆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歆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譙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歆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子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

變名姓求代廷尉

獄卒

後漢書廉范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諱難解欲以權

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

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

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督亂邪語遂絕

融擊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

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卿何似我故功曹

見怪卿志膽敢爾

楚漢書廉范傳後辟公府會薛漢坐

上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名范入詔責曰薛漢與楚王

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

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為漢等皆以伏誅不

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

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

丹臣之祖也帝曰

獲一書加笱二百

後漢書虞延傳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

氏屢請——輒——信陽侯陰就通訴帝謂延

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

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

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薰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

法成大呼稱枉陸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

紅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

于是貴戚斂爭禮後漢書鄭衆傳是時北匈奴遣使求

手莫敢干法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

至北庭共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

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

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

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志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

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旣表獨拜如今匈奴遠

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

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

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之狀皆言匈奴中傳

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使與虎
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
廷爭寬獄後漢書 廣朗傳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
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

陸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

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

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

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

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

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

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

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

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

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

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

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

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寒朗之一

七賢

後漢書袁閎傳黃巾起祕從太守趙

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一一按祕閎弟忠子

一門忠義

後漢書張酺傳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

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于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一一而爵賞不

及乎遂擢 **先人豈知王氏臘** 後漢書陳寵傳及莽篡位名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

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對曰

我 **畏四知** 後漢書楊震傳四遷荆州刺史東

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埋輪** 後漢書張綱傳

密愧而出贊震 **秉去三惑** 漢安元年選遣

八使巡行風俗昏者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 **其車** 於洛陽都亭曰

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

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

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
二烈士後漢書

臧洪傳

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
徒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
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
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
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
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
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
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生執洪紹盛惟
慢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
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
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
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
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
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為服乎紹本愛洪意欲
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

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
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
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
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
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
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

不仕新室

後漢書蔡邕傳六世祖勲好黃老平

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仰天歎
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

任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

薦舉前後七上

後漢書張奐傳

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文

利刃齒腐朽

後漢書范滂傳

滂傳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
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

遷怒撞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天
——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按資宗資

下健者豈惟董公

後漢書袁紹傳卓議欲廢立謂紹曰
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

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
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
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
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
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受劍
——橫刀長揖徑出懸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

銜鬚

後漢書溫序傳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
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

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
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敵何敢迫脅漢
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
死節可賜以劍序———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

迫殺無令鬚汗

土遂伏劍而死說士猶甘於肉

後漢書李充傳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

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

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之奇偉以匡不

建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願

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

一一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

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

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關東觥觥

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

郭子橫後漢書郭憲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諍爭不合

乃伏地稱眩瞽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今日然

不拜帝曰常聞

後知君見顧之重魏志三少帝紀注漢晉春秋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
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
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
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
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
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

王相去一階

見上

恐負名賢知顧

吳志三嗣主傳注襄陽記晉來伐吳吳軍大敗

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
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
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
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不得其死
| | 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耶莫辜曳之如可稱為孝
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晉書明帝紀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
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

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
所量以禮觀之

豈可以社稷輸人

晉書賈充傳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

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

一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按誕諸葛誕有魏貞

士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
色臨終遺令曰

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此兒乃敢

立身行道終始若一

彈我晉書敬王恬傳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
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

罪溫視奏歎曰以禮進退晉書李憲傳景帝輔政

一真可畏也

郎憲到引見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

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

明公

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帝甚重之

專車

晉書和嶠傳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

氣加之每同乘高抗

而

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

晉書

劉毅傳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瞰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瞰勃然謂彰曰君何敢

恃寵作威作福

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按瞰劉毅子

三臺清肅

晉書劉毅

傳惠帝復阼瞰為左丞

臺閣生風

晉書傅氏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

正色立朝

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

捧白簡待旦

見寒苦自立

於是貴游攝伏

晉書閻續傳光祿大夫劉

寧可復草間求活

晉書周顥傳護軍長

史郝掇等勸顥避敦顥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

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

聞異於此

晉書何充傳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舍時為廬江郡貪

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

蘇武節來

晉書何無忌傳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敗無忌

尚厲聲曰我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眾

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侍中血

晉書嵇紹傳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

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

帝曰此勿去寢所乘車足不履地

晉書范粲傳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

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名羣官會議粲又

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梨又稱疾閨門不出於是
特詔為侍中持節使於雍州梨因陽狂不言

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不

為王門伶人

晉書戴逵傳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

對使者破琴

見上

二侍中有古人風烈

晉書劉曜載記曜命起鄴

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
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曜大悅下書曰

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

董龍是何雞狗

晉書苻生載記

墮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
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

意墮曰

而令國士

不能為桓氏贅壻

宋書

與之言乎按墮王墮龍榮小字

王裕之傳為天門太守裕之妻桓玄姊也裕之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裕之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

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

比臧洪陳容

宋書沈攸之傳

倉曹參軍事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鞭殺錄

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

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

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

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

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

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邈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

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

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邈之

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一之

禁金城人也非欲異物性所得耳

宋書沈懷文傳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

沈

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
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

豈可一朝而變

效郵君章

宋書謝莊傳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於時世祖出行夜

還敕開門莊居守以祭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

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

來唯云甲子

宋書陶潛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

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

氏年號自二王持平不送不

迎齊書王延之傳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
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

之語曰

沈文季不能作伎兒

齊書沈文季傳豫章王北宅後堂集

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

便下席大唱曰

豫章王嶷又解之

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

眠牀上積塵埃

齊書虞慮傳褚

淵常詣愿不在見其

一有書數表淵

不得

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

梁書蔡道恭傳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總從弟靈恩及諸

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總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即

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

齊自

應有侍中

梁書謝朓傳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

云解璽授齊王朓曰

乃引枕臥傳詔懼

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

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

誓不為人執筆

梁書江革傳

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

城既失守革

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

延明知

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大尉臨川王長史

牀非閹人所坐

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

志等

松筠心均鐵石

梁書羊鴉仁傳贊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古之殉節斯其謂

乎
真司直

梁書沈浚傳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

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熟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劾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也然密銜號周舍方汲黯梁書范述曾傳遷尚之及破張嶷乃求浚以害之

號周舍方汲黯

梁書范述曾傳遷尚

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寡諤在官多所諫諍竟陵王深相器重——為——太子左衛率

沈約亦以述

經事蕭家決不奉命

陳書沈恪傳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

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一高祖嘉其意乃一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

死耳一高祖嘉其意乃一白日流名陳書魯廣達

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傳弼攻敗諸

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

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

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於是乃就執

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遺疾不治尋以

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

其棺頭為詩曰黃泉誰抱恨一自一悲君感義死

不作負恩生南史謝淪傳明帝廢鬱林

按弼賀若弼何足以此懼人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淪

淪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

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淪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詵以兵臨

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取燭遣兒舐又無言南

矣且死者命也史

王儉傳先是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為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惟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一一以壽為戚南史王琨傳順帝遜位百僚陪

列琨攀畫輪獼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一一索火

一一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嗟不自勝

燒車

南史褚焯傳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焯焯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

司馬門焯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

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

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

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

壽彥回性好戲以輅車給之焯大怒曰著此辱

門戶那可令人見一一之馭人奔一一乃免 齧草食

土糧盡將士皆一一無有離心 乃可死作惡鬼

不能生為叛臣

魏書宗室顯和傳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

流清秀容止閒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

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

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

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

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及將殺大司馬嚴而秉法

魏書安定王休傳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

遇休以三盜人徇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

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

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

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

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

馮誕曰諸聲氣不撓魏書劉潔傳潔

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性彊力多智數

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
黨為逆潔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
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
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
矢刃俱盡為胡所執送詣屈丐潔————給騎人弱
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

馬魏書古弼傳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
肥馬給騎人弼令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夫頭奴敢裁
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
是以時人呼為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
為事君使政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脩不虞使我寇
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聞伺
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脩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
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
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
烈頭可得羽林不
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

可得魏書于烈傳世宗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

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

貴執仗出入領軍可為差遣烈曰天子諒聞事歸宰輔

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悵然而

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

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

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遣私奴索官家羽

林何

能苟求富貴魏書盧義僖傳齊王蕭寶夤啟為開府詔

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

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一

也違心苟免非臣之意魏書高允傳是時著作令史閔

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

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

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在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名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駮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尊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

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
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
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
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名
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
時世祖怒甚勅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
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
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爨非臣敢知直
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
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
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
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
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
本無官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
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
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

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
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
梁之重在朝無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
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
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
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
慈——————恭宗動容稱歎論史臣曰依仁
游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
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
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
齡有魏以來見抗雷電之氣上豈足令臣曲筆魏書游肇
斯人而已

廷尉也世宗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
陛下自能恕之————也其執意如此何可

自同凡俗

魏書裴粲傳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
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

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
程嬰杵臼何如人
魏書汲固傳為兗州從事

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

滿月式大言於衆曰

也固曰今古豈

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

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

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

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

主潛還不復回顧

見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

北齊書趙郡王琛子

獻傳獻與馮翊王濶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

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

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獻正色不許

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

獻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獻曰吾國家事重

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

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一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獻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獻良久遂失所在獻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為太后所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獻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

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北齊書李繪傳河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翎羽繪

答書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

官庸體疏懶手足遲鈍

奉

熨斗

隋書李渾傳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髮起家周左侍上士尉迺反於鄴時穆在并州

高祖慮其為迺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

京——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

悅

筆不可得

隋書劉行本傳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

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

謂承御曰——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位非徐

亦馬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廣情類楊彪

隋書蔡毗傳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

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

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

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

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

建緒逆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

卿此言不遜也隋書劉宏傳拜泉州刺史會煮犀甲腰帶而食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宏城

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及剝樹皮之一無離

叛何敢擬議國士隋書楊善會傳建德既下信都復擾

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恨吾力劣不

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酷兒輩敢積金至斗情不可移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

舊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太子巢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建威

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啟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

然恐公身不安且知

彼陰計足為良策 鷓鴣鷹鷂豈眾禽之偶

舊唐書章思謙傳思

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

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

立名義至重神道難欺

舊唐書宋璟傳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構御史大夫魏元忠有

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于御前對

覆惶惑迫懼環謂曰

必不可黨邪

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

必叩閤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

感其言及入乃保

明元忠竟得免死 萬代瞻仰在此舉 上 南山或可改移

此判終無搖動 舊唐書李元紘傳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

百官皆希其意旨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為雍州長

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

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之竟 卓雕舊唐書王志愔傳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

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盧杞之詞

不正舊唐書蕭復傳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

頗輕朕遂令頭可斷舌不可禁舊唐書柳渾傳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

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

而自是為其所擠也以筆塗詔使王鐸用錢數千萬賂遺權

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即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

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恐

無呈身御史

舊唐書韋澳傳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

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

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

一竟不詣膽落于溫御史

舊唐書溫造傳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

元裕之門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夜踰蔡

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吁可畏

哉嚼齒皆碎

舊唐書張巡傳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

一何至此耶巡曰吾

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

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

豕也安能久哉剖心

舊唐書安金藏傳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窮鞠其狀左右不勝

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確然無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既

不信金藏之言請一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

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絕而仆則天聞之令舉
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傳之藥
經宿金藏始甦則天親臨視之歎曰吾子不能自明不
如爾之忠也 不愿不狂其名不彰

舊唐書李邕傳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
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名拜左拾遺俄而御
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
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
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
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
次如是邕曰 長揖頡利

唐書漢陽郡王瓌傳高祖

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
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
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
我瓌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

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

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

唐書屈突通傳從討

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屢加恩禮

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吾今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狗節

見之 儒生有膽

唐書溫廷皓傳龐勛反以刃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

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

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詔贈兵部郎中逢帝甚

怒神色不徙

唐書魏徵傳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

亦為霽威議者權戚縮氣

唐書魏謩傳宣宗嗣位移郢謂責育不能過商二州刺史名授給事中遷

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
杜中立姦賊
陸下負臣臣不負陛下
唐書王珪傳帝

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

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

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

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

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

疑臣以私是
帝默然慚
以聲

利為汙

唐書蕭俛傳性簡潔
孤特一槩
疾

見還陛下此笏
唐書褚遂良傳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

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

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

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

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

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
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之
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
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
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
流血曰

馬折威風

唐書杜景佺傳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
司馬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

咎責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命
何急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
莫辨即欲攪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
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

是寢知名

由

李下無蹊徑

唐書李又傳進吏部侍郎仍
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

請謁不行時人語

即劾大夫又誰白

唐書蕭至忠傳中
宗神龍初為御史

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
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
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
夫許而後論

悔不先

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

唐書宋璟傳璟後遷左臺御史
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

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
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
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憚姚璈遽傳詔令出璟
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
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
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

抗聲析句

唐書畢構傳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
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構當讀表

左右皆曉知三思疾

無書賄入權家

唐書沈傳
師傳傳師

之出為潤州刺史政有惠愛

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初拜官宰誠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誠

爾願罷所授

見上

奪笏奮擊

唐書段秀實傳

此名秀實計

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

其象——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

從汝反邪遂——之泚舉臂捍笏中頽流血蟻面匍匐走

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

胡不殺我

遂遇害

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唐書顏真卿傳既見希烈宣詔

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

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

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

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

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

命顧我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

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會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老矣————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

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腕可斷麻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

不可草

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

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練而召可也何必使出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齋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

可默

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

唐書李元通傳拜定州總管為黑闥

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元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餽者元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劔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

死帝為流涕

舍胡而絕

唐書顏杲卿傳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

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李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遼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

髮動

唐書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

謂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若一云

置指示信

唐書張巡傳巡使南

霽雲如臨淮告急賀蘭進明無出師意霽雲泣曰主將之命不達請一一以一一歸報中丞也因拔刀斷指一座大驚

雙廟

唐書張巡傳大中時圖巡許遠南霽雲為出涕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一一云

殺妾大饗

唐書張巡傳初睢陽穀方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餼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

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曰賦米一勺斲木皮鬻紙而食才
千餘人皆瘡方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
巡出鉤干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
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
餓死存者皆瘵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
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
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
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鎗弩以食按巨號王巨

羅雀

掘鼠

見上

不殺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唐書蔡廷玉傳諷泚
出金幣禮士又勸歸

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廡為單因勸泚入朝
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
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尊公為逆即悔勉公
以義何悔為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

我

不能屈待如初

惟知事一人

唐書石演芬傳石

演芬者本西域胡

泚不能屈待如初

惟知事一人

唐書石演芬傳石

演芬者本西域胡

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為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
朱泚連和演芬使客卻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
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璿懷光名演芬罵曰爾
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
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
我胡人無異心
當取白麻壞之
唐書陽城傳
光使士齧食之皆曰烈士
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
居位八年人

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
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
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
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
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
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
不相延齡城力也
惜庫物
五代史張承業傳莊宗歲
時自魏歸省親須錢痛博

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
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幣為贈
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
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
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
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
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劔來承業起持莊
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
為王——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
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蹈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
恩不能有一言之忠 **魯直** 宋史魯宗道傳宗道風聞多
而反諂諛自容邪 **魯直** 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
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臣竊恥
尸祿請得罷出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益思
念之 **馬能看人眉睫以冀推挽** 宋史李垂傳李康伯謂
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

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

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趨炎

附熱一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

出知均州卒

獨龐醇之天子御史宋史龐籍傳召為殿中侍

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

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探

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也笑比河清宋

官多觀望宰相意一也

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

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一豈有識面臺官

宋史吳中復傳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

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一

殿上虎宋史劉安世傳初除諫官在職累歲正

耶一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

耶一

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
觀善縮悚汗目之曰一時無不敬懾身騎箕

尾氣作山河

宋史趙鼎傳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
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曰一一一歸

天上一一一壯本朝遺言

買婢名昌奴

宋史徐俯傳
靖康中張邦

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昌偕位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
皆改名俯一一一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

對案

相詬

宋史翟汝文傳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
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一

檜一至目

目為濁氣

見龍鬪

宋史趙雄傳時金將起河
南之役謀盡以諸陵梓宮

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

儀雄既見金主爭辯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

請金人謂

鑿池芝山後圃

宋史江萬里傳大元兵渡江
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

大詔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

一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

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

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項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

止水死按萬止水見麻衣躡屨東鄉而哭宋史謝枋得

項萬里弟止水上麻衣躡屨東鄉而哭傳師夔下安

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

坂寓逆旅中日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賈卜建陽

病也已而去賈卜建陽市中取按師夔呂師夔賈卜建陽

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按師夔呂師夔賈卜建陽

市見安能與國賊博遼史耶律義先傳改南院宣徽使

上義先疾之因侍謔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

誤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上命羣臣博負者罰

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

一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詬不已

一

上大怒賴皇
后救得解

宮僚有詭隨者必稱楊詹事以愧之

金史楊伯

雄傳大定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名為翰林學士承
旨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

一人

不進扇

金史高汝礪傳承安元年七月入
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

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
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

矣
拗頭南向

金史強伸傳天興二年六月行省胡土率
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

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

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

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

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

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

右力持使北面伸遂殺之
當作橫嶺神

楊達夫傳嘗主鄆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為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全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人臣無公諱尚書禮部員外

日祠之我之人臣無公諱尚書禮部員外
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已出欲令百為天子耳目不為臺官避堂諱競言遂止

臣鷹犬元史呂思誠傳移浙西達識帖睦爾時為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喉思誠勅之思誠

曰吾也不聽尸諫劉向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

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

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
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鮒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
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
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憚又以——可
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
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鮒字子魚論
語所謂直哉

懼者吾私死義吾公

劉向新序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

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
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
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
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也——
——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

節士不以辱生

劉向新序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
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

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
 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
 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
 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
 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
 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
 不終

松柏之志猶存

劉義慶世說南陽林世宗魏武同
 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

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
 可以交未答曰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劉

慶世說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而苦辭真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

劉義慶世說殷仲文
 還姑孰祖送傾朝桓

敬祖要王參軍同行王曰錢離送別必
 在有情下官與殷
洛水石豈盡反

劉肅大唐新語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

不敢燒尾

劉肅大唐新語

景龍末朝綱失叙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為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燕宗

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熹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

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

復為布衣何

愚不稱職所以

耳晉卿無以對

為不可

晁氏客語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文潛少游懇勸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

公曰吾出劍門闕稱范秀才

魚頭公


王銍國老談苑魯宗道為參政以忠

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

執不回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

有史官書

之王銓國老談苑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鷲禽於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獄為常臣竊未諭上怒舉持玉鉞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中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陛下自——異時不欲附姦臣傳陳隨隱漫錄青溪汪


初筮長沙出錫器歸舟有錫熟小器每對之不樂氏曰吾償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曰居官不欲為奈何以是污我楊命投之江中始無媿色蔡京當欲得知名士附已以國子博士召力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耳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 朝

校對官編修 臣 裴 謙

膳錄舉人 臣 董 凝 極